

# 说用梟祠黄帝

杨宗红

(广西贺州学院中文系, 广西 贺州 542800)

**摘 要:** 古代帝王用梟祭黄帝是因为梟是吉祥鸟、猛鸟, 而不是梟是“食母”之鸟或“恶鸟”。说梟“食母”, 是恶鸟乃是汉儒的有意曲解。

**关键词:** 梟鸟; 祭祀; 不祥鸟

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云:“古天子常以春解祠, 祠黄帝用一梟破镜。”颜师古注:“解祠者, 谓祠祭以解罪求福。”“解祠”是以祭神为手段的祛除巫术。《集解》引孟康语:“梟, 鸟名, 食母。破镜, 兽名, 食父。黄帝欲绝其类, 使百物祠皆用之。”并引如淳语:“汉使东郡送梟, 五月五日为梟羹以赐百官。以恶鸟, 故食之”。从这些解释看, 梟是因其“恶”而被用作祭祀用物。事实果真是如此么?为何用梟祠黄帝?以梟为祭为何有辟邪之用?梟又为何被称之为不孝鸟、恶鸟?就这些问题, 笔者略作探讨, 以求方家指正。

一、用恶鸟祭黄帝于情于理均不合,

梟是猫头鹰的别称, 厉荃《事物异名录》统计, 猫头鹰的称呼多达三十几种。在古汉语中, 多称为: 鸱、鸱、梟、鸱鸢等<sup>[1]</sup>(P510-512)。考查典籍, “古天子”的时代有“梟祭”。王政指出, 殷人早有以鸟(或以鸱)祭天帝(先祖圣灵)的情况。他列举了甲骨卜辞中几条“萑”与“用萑”情况, 并引赵诚先生语: 萑“似为禽类……即今之猫头鹰。”“甲骨文中的‘用’是‘杀之以祭’的意思, 这几条卜辞都是说以猫头鹰为祭品, 求已故先王之灵以佑助。”<sup>[2]</sup>

古有以梟为祭物, 但作为祭物之“梟”不应是恶鸟。

“礼有五经, 莫重于祭”(《礼记·祭统》), 古人对于祭祀特别看重, 对祭祀态度、用物、等级、多寡、器皿、方式方法都有具体规定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:“郊之祭也, 大报本反始也。”《礼记·礼器》:“天下之礼, 致反始也, 致鬼神也。……致反始, 以厚其本也, 致鬼神, 以尊上也。”《礼记·祭义》:“夫圣王之制祭祀也: 法施于民, 则祀之; 以死勤事, 则祀之; 以劳定国, 则祀之; 能御大灾, 则祀之; 能捍大患, 则祀之。”祭祀的目的主要在于“报本返始”, 且被祭祀的人都是于民有功之人。古人通过祭祀的方式表达对这些人的敬意。黄帝“名百物, 以明民共财”, 于民有功, 被誉为五帝之首, 是中华民族共认的祖先, 于礼, 他应该享受高规格的祭祀。

从祭祀者而言, 他们对黄帝满怀真诚的感恩之心, 采用何种祭物祭祀黄帝, 都会精心考虑。《礼记·祭法》:“夫祭者, 非物自外至者, 自中出生于心者也。”一般而言, 对祭祀物的选择多从两个方面考虑: 一是被祭祀者所喜爱之物, 一是祭祀者所认为是优、良之物, 不洁、不吉之物是不会用来祭祀的。古代的祭品种类繁多, 品级越高的祭祀品越能得到天帝的钟爱。人为万物之灵, 当社会发生大的灾难时, 古人常以人祭以讨好神灵,

人祭中,又以社会地位高者为佳。据《墨子·兼爱下》与《吕氏春秋·顺民》记载,商汤之时,天下大旱,五年不收,商汤以身为牺牲,以悦于上帝,天乃大雨;又如牛,因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而成为高级的肉类祭品,凡重大祭祀都不能离开用牛。在“解祠”之祭中,其它神的祭祀品为羊、为牛、为鱼等人们所共认的丰美之物,故祭黄帝之臬当是与家禽或鱼类同样的丰美之物,甚至,在某种程度上,还胜于前者。

从被祭祀者黄帝而言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:“轩辕乃修德振兵,……教熊罴貔貅貔虎……”“时播百谷草木,淳化鸟兽虫蛾,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,……”对于鸟兽,黄帝是“教”、“淳化”而不是捕杀,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当和谐。因此,黄帝因臬为恶鸟,以臬祭的方法来“绝其类”之说难以令人信服。

再者,祭祀者的目的是求福免祸。《周易·困卦》:“利用祭祀,受福也。”《论语》:“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。”在周人的眼中,天就是黄帝,也是他们的祖先神<sup>①</sup>。所以,祭祀者心要诚挚,以诚为贵。《礼记·祭义》:“致其敬,发其情,竭力从事。”“仁尽”则“义至”,祭物当以精、洁、良为美,要能表达祭祀内心真诚的情感,只有如此,被祭者才会被“感动”,从而赐予祭祀者福。故,无论是“报本返始”感恩之心还是求福免祸的敬畏之情,或是从“礼”本身出发,古人都不会以恶物来祠黄帝。

再看“以臬祭祠黄帝”之语的背景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:“今天子初即位,尤敬鬼神之祭。”汉武帝即位后,李少君对他说:“……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,见以之封禅则不死,黄帝是也。”黄帝封禅泰山而成仙,更刺激了汉武帝求仙和祀鬼神的热情。之后,汉武帝又依方士之言祠太一等神,以臬祭黄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,武帝“令祠官领之如其方”,完全采纳该说。此后,祭祀用臬大多是它处送来的——“汉使东郡送臬,五月五日为臬羹以赐百官。”汉武帝梦想成仙成狂,对黄帝追慕不已:“吾诚得如黄帝,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。”(《史记·封禅书》)“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。”(《韩非子·十过》)黄帝能合鬼神,自然也能驾驭鬼神。武帝又怎可能采纳恶鸟、不孝鸟来祭黄帝?

## 二、以臬祭黄帝解灾的原因分析

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与商代都广泛存在着鸱鸢崇拜。中原的仰韶文化墓葬,北方的红山文化遗址,东南方良渚文化中,鸱类题材相当广泛。仅红山文化玉鸱和鸱形器总计达20多种<sup>[3]</sup>。商文化中,鸱类题材广泛流行。在殷墟妇好墓,出土有玉鸱、鸱形玉鸱、鸱形玉调色盘,青铜鸱尊等。故有学者认为鸱就是商人的图腾<sup>[4]</sup>。周初鸱类器物也很多。王文浩《西周玉器》一书,展示了十几种西周人制作的玉鸱精品<sup>[5](P53)</sup>,这些商周的鸱玉器中还颇精美。有论者指出:“商代和周初的人们,对于这种恶鸟(猫头鹰)似乎有些偏爱,他们喜欢用鸱形诸器物……多不胜数,而各种纹装饰,尤为普遍。”<sup>[6](P103)</sup>喜爱某物,如果不是个人爱好,那就有着特定的社会心理因素,通常而言,与该物的吉祥与否有关。大量的臬类题材作为祭器、明器等,表明在春秋之前的很长时期内,臬是作为吉祥物来看待的。

马克思言:“在原始社会后期,氏族首领、家长以及显贵死后,为让其灵魂有所寄托,主要将其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,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,殉葬到坟墓中,以便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。”<sup>[[7]]</sup>“一切宗教的原始形式乃是邀宠于死去的祖先,他们被设想为仍

然存在，并有能力对其子孙进行或善或恶的活动。”<sup>[8]</sup>所以，无论是以梟形器物作祭器还是明器，都表明古人对梟的重视或喜爱，并将它作为讨好死去祖先的良物。

在先民心目中，只要是灵器、灵物均能辟邪。既然灵魂有知，人们自然需要为祖先“辟邪”。古人墓葬中的大量鸮形器，不仅表明了死者生前对于该器物的喜爱，还体现了亡者家属用鸮来辟邪的意图。为何用鸮祭黄帝来辟邪？叶舒宪先生对《诗经·鸛鷖》的分析揭示了这个原因：“诗所言鸛鷖具有取人生命和毁人房室的超自然能力，似乎不是指自然界的世俗之鸟，应该属于神灵世界中的重要一员。……从“今女下民”这样的措辞方式判断，它显然是上界或者天界之神灵的口吻，不会是一只普通的母鸟所能说出的话。”所以，鸛鷖“是神圣女神的重要化身——兼司死亡与再生的命运之神。”<sup>[9]</sup>联系古人对司命之神的崇拜也就不难理解用鸮祭祀来解除灾殃了。鸮既然是司命之神，也就是一切能掌控有生命之物的生死，这也就使得它能镇一切邪恶。另一方面，鸮作为生命之神能给人以新的生命。故，用梟祭祀黄帝，正表明对解除灾难与开始新生活的美好愿望。

古人常选用凶猛之物来镇邪、驱邪。选择梟来除灾，大概与梟特殊的体形有关。鸮面似猫，或者说似虎，而鸮又是鹰类。虎为山中王，鹰为空中锐禽。可以这样说，鸮兼虎、鹰两类的动物的之长。所以，无论是作为冥器还是作为祭器，它的驱邪功能都是相当强的。汉代皇帝专在五月五日为鸮羹以赐百官，主要目的还是禳除不祥<sup>②</sup>。

### 三、恶鸟、不孝鸟原因分析

前面已言，在先秦时，尤其是西周以前，鸮受人们喜爱，那么，鸮是如何演变为恶鸟、不孝鸟的呢？

郭小武《“凶”、“五”考辨》一文指出，梟最原始的称呼就是“凶”，“凶”的本义就是猫头鹰。此处的“凶”主要指其凶猛，并无好坏之意，“恶”乃是后起的义项<sup>[10]</sup>。最初，鸮的“凶”是针对凶险而言（在《周易》中，“凶”与“吉”常是对应出现的）。当“凶”衍生出“恶”的义项而通行后，人们就另造一“梟”来代替。新造“梟”仍有勇猛之意。在古代，说某人勇猛，往往以“梟将”名之。《诗经·鸛鷖》：“鸛鷖鸛鷖，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。”此处鸮(梟)也是有取人之子，毁人之室的勇力。在战争中遇到梟，则意味着胜利。由于梟常在夜间活动，叫声亦令人恐怖，又爱食死尸，人们渐渐把它与不祥联系在一起，

古代的祭器、明器中常见鸮形器物足以说明最初在先民心中，鸮是灵物而非恶物。“不祥鸟”之不祥只是针对它与死亡关系密切而言。经过长期的演变，梟作为灵鸟的意象被模糊，而其被作为死亡之神的意象被凸显。

鸮既然名为“凶”，自然引出其恶。“凶”本是言鸮的勇猛的自然属性，而“恶”却是伦理评价。由对自然属性欣赏转到对其社会属性的否定，这之间又是如何完成的呢？

从《史记·封禅书》看，自汉武帝始就以梟祭黄帝。为满足祭祀所需之梟，还命东郡送梟，梟不唯成为祭祀黄帝之物，也成为百官的美味佳肴。毕竟梟是难得的凶猛之鸟，如此大规模的杀梟来祭黄帝，须有某种比较充足的理由。前面已言，如果说梟是恶鸟，食母之鸟，以之来祭黄帝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。如果抛开祭祀黄帝、祭祀天地鬼神等宗教的观念

而从政治观念来看杀梟行为，则不难理解了。

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：“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。”中国是宗法制国家，尤其重孝。《孝经》：“夫孝，天之经，地之义也。”“人之行，莫大于孝。”“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。”不孝乃是罪大恶极，要受到极重的惩罚。《周书·召诰》云：“元恶大憝，矧惟不孝不友。”汉兴后，实行以孝治国，凡与不孝扯上关系，也就成为大罪。梟名为恶鸟，其恶在何处？仅以叫声难听、夜行、食腐肉将其定为“恶鸟”的理由并不充分。汉儒喜爱“微言大义”，自汉武帝大一统后，将天象、物象与人事相联更成为常事，尤其当谶纬神学风行，自然现象中的某些东西被赋予政治内涵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以“恶”而名的梟被套上食母的恶名。于是作为宗教祭祀的梟祭活动演变为对“不孝”美德的维护。梟因“不孝”而遭屠杀，这是多么好的劝孝之方啊！

鸱是否食母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资料证明，到了东汉，才有汉儒始言鸱食母。鸱果真食母？曹植《恶鸟赋》中就言未闻有鸱食母之事。后世人恶鸱，除了一些儒者想借所谓食母之鸱言某种“志”外，大部分民众讨厌鸱，不是因其食母，而是它与死亡有着某种联系，是预示某种祸殃来临之鸟。

#### 注释及参考文献：

- 《国语·周语》言“我姬氏出自天鼋”，郭沫若认为“天鼋”就是“轩辕”的音变(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》)。
- ②古代有以五月五日为不祥之日的习俗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，战国时齐相孟尝君因出生于夏历五月五日，他的父亲便以此日出生的孩子“长与户齐”、不利于父母为理由而不打算养他。南朝梁人所著的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：“五月五日，四民并蹋百草……采艾以为人，悬门户上以禳毒气。”
- [1]厉荃. 事物异名录[M]. 长沙：岳麓书社, 1991
- [2]王政. 《诗经》与“不祥鸟”[J]. 民族艺术, 2001(3)
- [3]刘斌. 神灵与艺术的结合—良诸文化玉器[J]. 荣宝斋, 2006(6)
- [4]孙新周. 鸱崇拜与华夏历史文明图(4、7)[J].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, 2004(5)
- [5]王文浩. 西周玉器[M]. 蓝天出版社, 2006
- [6]康殷. 古文字形发微[M]. 北京出版社, 1990
- [7]摩尔根. 《古代社会》一书摘要[M].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, 1978
- [8]斯宾塞. 第一原理[M]. 纽约：1919年英文版
- [9]叶舒宪. 经典的误读与知识考古——以《诗经·鸱鸢》为例[J].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, 2006(4)
- [10]郭小武. “凶”“五”考辨[J]. 语文建设 1996(9)

Discourse on wielding Huang Di with Howlet

Yang Zong-hong

(College of literature, Hezhou university, Hezhou 542800)

**Abstract:** The ancient emperors wielded Huang Di because howlet is a lucky bird and a raptor, rather than a bird that eats his mother, or an evil bird. As to his eating mother, it is deliberately misinterpreted by Han Confucian.

**Key words:** howlet; wield; evil bird